

資州直隸州志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井研縣志略碑記

國朝

王配京

余筮仕井研參謁畢求所謂縣志讀之僉曰井研昔所稱文獻之地洎逆火後隻字灰燼安得所謂志乎後得半本於縣吏周得新余讀之首曰分野一統志云成都禹貢梁州之域上屬井鬼二宿之次氣候春風和雨微夏稍烈傷稼秋多澇冬不甚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一

寒雪少次日地理洪武十年八月以縣併入仁壽十四年五月復置井研縣隸成都府屬縣止一鄉各來鳳編戶四里分上中下化三日戶口萬歷年間共三千二百五十九丁四日田畝井研田非沃野強半山谷水泉之利全無故十日不雨禾稼枯焦絕無上田並無中田萬歷十一年清丈後田止下等下下等五日錢糧萬歷年間糧一千九百三十六石五斗四升零載在縣志如指掌如列眉班班可考也以今觀之分野如故也地理如故也而戶





口則大非矣何也一死於賊再死於歲所有二三  
殘黎皆本地鄉宦胡顯字元一先生或招之於異  
縣贖之於營伍或衣之以布食之以穀而且嗣續  
先宦之苗裔收埋無主之枯骨多方還集并研所  
以有今日也尙云戶口乎而田畝亦大非矣又何  
也傳曰有人此有土一定之理也斬荆刈棘有力  
者且不能而况無力乎田荒一年土膏竭而苗不  
旺况所荒不止一年乎所獲之穀輸賦且艱俯仰  
何資征徭何措尙云田畝乎至於糧從種起不必

說矣所可說者唯是田畝一項下田下田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第恐後日清丈而上司未必知也  
康熙二年六月十七日本地菊潭胡太師命官舍  
胡紹端來并搜志在汾修補余以志乃一縣記載  
之書何可不修且城郭人民俱非其故其間忠孝  
節義埋沒不傳者不可紀極又何可不修况太師  
又我

朝老史以公是公非之筆討論其間正天地間一篇  
極大文章尤不可不修余是以半部殘志付之紹



端去矣聞之此志未到汾陽而太師已仙遊則井  
研從此無志其口頰無憑何以爲後日之把柄乎  
余不無鯁鯁然慮之非爲田畝也爲百姓也爲百  
姓所以爲

朝廷也不得不以其略鑄之於石猶集輕塵於泰嶽  
挹勺水於溟渤其何益於高深乎雖然終爲高深  
之一助謂此石爲一時之玉律可也千秋之金鏡  
可也井研之小志亦無不可也

周松崖先生祠堂記

倪象愷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蜀自明綱解紐流氛橫肆之後文獻無徵卽列之  
祀典者其名存而實事多不可考間有並其名而  
遺之者惟行事載在簡編有子孫以世其業其梗  
概始與祀典並傳焉松崖先生諱冕字叔敬今資  
州龍山人有明直臣也原其少家貧力學天人性  
命究極根底由嘉靖庚子舉人辛丑進士授太常  
博士官使畱藩却金不受補御史劾文選司不職  
值九廟成請上親祀被杖請東宮出閣講學又被  
杖謫通海縣尉宰光山擒巨盜光人祀之此誌之



州乘者繼擢兵部武選司郎中與椒山先生爲同年友相得甚共劾嚴嵩父子冒濫軍功復被杖落職疏在明史而實事多載於椒山行狀中自是家居養母授徒二十年出其門者類多不可一世之士厥後嚴嵩敗穆宗陞位旋起爲太僕寺卿未至以母憂毀卒於是賜祠崇祀題其坊曰坤維正氣錫祭田數畝於龍山之原俾世世子孫薦馨香於勿替凡以旌其直也憾先生之試藝彈章牛燼劫火然經德不回亘古爲昭其祀於鄉也固宜今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四

上御極之元年首重忠孝節義詔天下有司考明先哲實事達於朝立祠以時致祭先生之子孫能世守其業而先生之祠於是乎崇舊錫之田爲寺僧所侵復清其界以供粢盛者乃四世孫歲進士振雷壯雷也祠坊僅存故址復新其制以爲憑依者迺五世孫明經廩生鍾鈞暨六世孫庠生澤普長裕被禮監愷達厚也少從先生之嫡孫奮豫夫子遊卽側聞先生之事實躬逢

盛世重光之典目視雲初繩武之賢心竊欽之敢於簿



書之暇拾所聞以爲記

邑侯張公修建各大工總記

李江

聖天子慎簡賢良吏治蒸蒸日有起色所在皆然矣獨  
資陽因仍舊制諸多缺略奉祠祀則 文廟 武  
廟之未修也覽形勝則迴瀾塔之無存也培人才  
則書院湫隘之不可以處也而且城垣頽塌志無  
成書乾隆壬午張侯以進士尹茲土甫下車瞻顧  
咨嗟者久之泣事一載而政平訟理民氣和樂乃  
舉數大端者商之同官謀及紳士僉曰此皆邑中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五

人願切修培而未能者於是捐貲庀材始事 文  
廟殿廡之凋剝者新之堦楯之傾欹者砌之復構  
迴瀾塔命曰文明石取他山磚陶於窑底法層累  
隄隄薨薨未期年而廟塔皆成我侯於是偕同官  
率紳士用牲於 文廟展祭於城隍及本山之神  
告成功焉禮也塔成則興文教修葺書院因其舊  
基而恢擴之去土墻茅舍移正齋作上堂於其前  
建講堂副以房舍二十間廚房溷厠畢具而肄業  
其中者始得所棲止焉於志書則大張榜文訪求



軼事延名儒秉筆侯時時討論正定之又明年書院志書俱成則乙酉之春矣而歲且告旱米價漸騰侯曰叶苦我民矣予且暫息以故志書付梓越至於今武廟之役旋當繼起凡諸規模擘畫皆賢侯指授至斂收金錢則邑紳士司其事侯不與焉夫古之賢人政通人和時有修建然勝跡之流傳者若岳陽樓醉翁亭喜雨亭皆遊觀之勝耳孰若茲數端者之爲堂堂正正動關大體哉我

皇上撫有六合西北新疆開闢二萬餘里重修一統志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六

徵天下志書邑志成而徵檄至矣又修天下城垣動帑金均年分城垣計日可修賢侯向所瞻顧咨嗟者天牖之乎神啟之乎何其俯洽輿情上合

朝議而爲資陽人士作永永無疆之福也紳士謀所以勒諸石者以屬江江不敏謹述邑人士之意以作歌歌曰於赫太上兮示我清行川岳降神兮美思皇三楚人文兮跨四方我侯篤生兮楚之黃簪纓世胄兮錦繡文章瓊林



賜晏兮看花忙

帝曰咨汝兮治資陽資陽文獻兮後先相望賓主俱賢  
兮不乏循良前人豈無興作兮歲久而荒我侯至  
兮政允臧朱公塔兮今屬張巽峯起兮文運昌  
聖廟改觀兮輝煌 武廟經始兮軒翔志乘成兮  
幽蹟彰書院恢兮士踴踴將見城垣仡仡兮

帝力無忘休哉我侯翼翼兮敬事無違五臺鬱鬱兮二  
水泱泱民安耕鑿兮士奮膠庠我侯之澤兮洵山  
高而水長侯諱德源字師善號慕渠乾隆丁丑科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七

進士湖北黃州府廣濟縣人乾隆三十一年歲在  
丙戌仲秋之吉

八賢祠記

劉超

邑治前有山臨溪溪水旋繞左濼右拂如靈龜之  
將渡者然因以龜名焉且上接麟鳳二山下鎮龍  
潭之水義取配四靈也山之高不滿千尺而登臨  
其上四望空明頓覺豁目爽心宛如陟萬仞之巔  
其間寬平坦夷周旋游衍廓如也間嘗偕同人覽  
景物坐卧其間偶憶鄉先賢故事不禁慨然曰此



卽崇祀八賢之故址也而久已泯其蹟矣欲覓殘  
碑斷碣無復存者嗚呼古今之興廢人物之顯晦  
可勝歎哉八賢者宋時理學名臣忠義耿烈之士  
也其出處顛末國史及邑志所載有可考者李氏  
舜臣及其子道傳性傳心傳一庭相爲師友德行  
道藝與睂山蘇氏父子相輝映舜臣易傳以乾坤  
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極爲朱子所取道  
傳上書請崇正學取朱子論孟集註學庸或問頌  
之學宮周邵程張崇祀孔廟則其學問源流不異

夫濂洛關閩亦概可知矣明邑令韓公邦儒勸修  
崇正書院建祠於中以祀四李氏迨杜公如桂重  
修祠宇益以三忠及狀元何棨號八賢祠由來尙  
矣三忠者牟氏子才青陽氏秦鄧氏若水也迹其  
行事子才奏疏舉朝誦有德之言若水每歲時爲  
位祀忠臣孝子節義之靈何氏當欽宗時從駕金  
營北過燕山仰天大慟不食而死有詩曰人生會  
有死遺憾滿乾坤此數子梗概與四李相頌頌而  
忠義之氣千載如生長畱不朽者也同升而祀之



其誰曰不然獨異八賢在宋不獲大用徒鬱鬱焉  
齋志以歿顯而仍晦時也命也斯亦無如何耳後  
世有人焉尊之奉之簪筆而表揚之建祠設主而  
馨香俎豆之宜也乃自宋迄明數百年矣棟宇傾  
圯鄉里之人幾不復誌前徽而八賢於是乎晦自  
韓侯杜侯構祠學舍一以崇先德一以啟來茲發  
潛德之光而立矜式之範者俱於是乎在由是而  
八賢又顯自明季遭兵燹復歸蕩然鞠爲茂草距  
今百數十餘年矣一廢不復興而八賢仍晦夫八

賢文章德業炳炳烺烺豈真視一祠之廢興爲顯  
晦者但以吾邑當年人才輩出如是卓卓可傳如  
是且顯晦不常廢興罔據如是亦何以妥先哲之  
靈而發後人奮興之志耶吾故重有慨焉今者韓  
杜再來將有志於修舉廢墜爰欣然爲之記

祠堂壩學田記

曲永文

我

朝崇儒重道尊禮 先師孔子春秋享祀典至渥也  
何假乎田然有田而得所出以爲增修宮廟之需



計亦良美乾隆庚子年邑監生錢玉卿出二百金  
買南鄉祠堂壩張榮宦田地一分立 聖廟業糧  
名註冊慨然充入學宮付學人經管壬寅年春同  
學僉議以首領姜繩憲陳宗彝司其事錢生具牘  
以請余曰甚善顧事不慎端於始尤啟弊於後因  
命姜陳二生條其概以勒諸石旋據同議此業契  
卷歸首事執掌其招佃納租輸賦副事者同任其  
事每歲所入若干所用若干所餘若干又所餘者  
或存貯或出貸及生息若干必會其確數登之二

簿一存學署一執司事者之手凡 聖廟有所興  
作師事者核其所需以應之他務不與焉如出納  
有愆與夫藏貯不慎稱貸非人以致或有缺失惟  
司者二人是問二人者遇有更代勿拘餽生增附  
擇其殷實而有行者鳴諸官以屬之仍取其交代  
結狀以脩稽攷用是傳之久遠而不易是舉也研  
之 聖廟將益隆而學校將益振矣錢氏其有後  
於研乎每見身列膠庠或因尺土而同室操戈或  
因微貲而親故隙末聞錢生之風能無愧乎抑錢



生之作善多矣斯舉也獨有功於黌序研人士固不可沒其善司事者不得侵漁以相欺錢氏子孫亦毋間執於將來以贖其先人之義也

來鳳書院學田記

林守鹿

義學之置田也資生徒之膏火垂久遠之規模於以成教化而美風俗爲功夥矣

國朝文教敷天橫經遍野邇來州縣義學聚講生徒尤衆宰治者艱於膏火間撥僧刹齋田之有餘以充之則固協於哀多益寡之宜而其所爲敬教勸

學者益宏以遠可不謂善術歟井研之來鳳書院舊有田四處而撥自僧刹者三其在善積寺傍者卽前宰關中南公之所撥也近大山礲确荒坡居半丁亥春孝廉劉君漢村卜塋兆一宅於田之南山中壙而請於余余令商紳士皆以劉君學行素重於鄉且於學校多勞羣然許可劉君又以不貲而獲爲嫌衆云斯地田畝爲數較多而離縣治又最遠日久恐滋弊混議立界碑以兩全其美劉君固自捐貲請匠立四石碑於學田東西南北定其



界併勒大碑一座於書院田畝底止糧賦紀其詳  
衆皆稱美於此見劉君之義不苟取而合邑紳士  
之尙義好德咸有古風也劉君爰以碑記屬余余  
曰此碑勒而田可無後患是碑以壽田也此田存  
而學永有資給是田以壽學也此學盛而邑中子  
弟雲集肄業教化成而風俗美是學又以壽民也  
具此三壽研之人文日新月異而歲不同駸駸直  
上者悉於斯卜之彼撮土山阿夫亦宜以壽劉君  
矣因書以誌之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武廟舊額田產碑記

楊宗岱

畫井疆而郡縣之其土可耕而粒者皆屬民以供  
賦役屬在官者耕籍祠祭膳學之數僅什一於千  
百耳此而經界不正官懸無著之賦民享不稅之  
土豈法所能容而吏之不當按者哉井邑南郊來  
鳳閣舊祀

關聖閣圯遷演武亭卽今 武廟址夫演武非拓地  
數十畝不足以備蒐閱今廟右山川壇後熒惑宮  
按縣志載壇廟週環官地五十三畝零自明以來



供廟中香火後爲邑人冒墾雍正七年清丈盡退  
還官旋撥立僧戶守廟納糧收租而版冊載糧七  
錢三釐核計畝數與縣志符無何廟僧屢易交替  
頻仍而奸佃地鄰以業寄於僧可以蠶食彼此相  
蒙歷有年所居民日稠公產日縮其勢然也獨怪  
郊關之外一片荒坳今成闕市賈而屋者稼者圃  
者旣不審業所從來輾轉相售掩爲已有居之不  
疑而故老傳聞豈無知者雖積忿於人心而亦不  
肯舉發任公產之遺失無有過而問焉者亦可慨

也戊戌元旦余謁廟偶遊廊廡見牆壁剝落磚甃  
掘積呼主僧叱其食食而不事事僧始覩縷具陳  
有糧無田衣食不給引視碑鐘鑄刻原額田產甚  
晰因命吏檢閱縣志證以版冊地界畝數確鑿可  
據乃大會僚屬親履其畝按原額四至丈明五十  
三畝零閱導踣業之人許其投牒首退訾其侵盜  
之罪皆帖然無敢異辭者通邑之人心始快而余  
益悚然於武聖秋霜烈日之神似不忍小民之  
驚利而陷於罪故區區廟產屢侵而屢復之不然



迂鈍如余乃於立談數語之間不動身色清還數十年遺棄之業實若有潛移默化於其中者愈信武聖覺世牖民之意無往而不福澤斯人也既樹石立界又更定條例以原田撥僧自種街基山地官爲納糧徵租歲收息九十餘千每歲本廟支用及撥各廟尙餘羨四十三千盡以充普濟堂爲孤貧口糧夫

武廟享祀之隆與 文廟埒蓋 武聖之志卽 尼山之志今以廟產之餘卹老憊之窮民或不悖老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十四

者安之之志歟 余 旣上其事於州府憲請立檔案復詮次原委壽諸石

修建井夔山龍神祠碑記

楊宗岱

名山大川出雲降雨必有鼓盪於其中者陰陽不測之謂神也易乾之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夫乾六爻皆象龍而行雲施雨助山川以效靈固莫神於龍井研萬山盤結其山之翔翥蹲伏於城內者曰龜曰麟曰鳳邑人配以龍門溪稱四靈焉夫四靈亦莫神於龍出雲降雨以配山川滋殖百穀



以配社稷春秋祀典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壇祭  
惟祭龍神不壇而祠於是有民有社之地皆有龍  
神祠井研獨否予商於衆以井鑊山麓之靈官廟  
改祀龍神僉曰可乃庀材鳩工就北極宮前甃石  
爲臺別建廟安奉靈官仍山麓之舊宇稍加塗墍  
立木主爲龍王位以昭禋祀厥以庭軒衛以欄楯  
牆櫺週遭左右門楔如張兩翼納光景薄雲霧形  
勢偉特氣象喬皇若山脈之蜿蜒委折歛然超起  
兩頭角崢嶸焉夫井鑊爲一邑主峯北極眞武乃  
元冥之尊神龍祠導引於其前茫洋窮乎元間神  
變化而澤萬物兆民允殖之利不亦溥歟是役也  
土木陶埴丹漆金鍍之需咄嗟而辦未浹月而工  
成費百餘金皆吏掾張貴有兵掾王文聰工掾張  
陞元捐已橐以成予志三人者掾耳能急公尙義  
皆敘補典吏以示勸云

西鄉李觀口建修社倉碑記

楊啟珍

井研邑侯南公下車之次年按稽本邑社穀爲數  
無多所貯非地遂捐俸於四鄉倡建義倉五廩復



設法勸民輸穀以實之善政也其邑人之被德而興者靡不踴躍從事而貢生田茂林吏員夏茂枝耆民李富春李增隆李正坤等五人爲尤著五人居邑之李觀口屬在西鄉西鄉公已飭建公倉兩區視他鄉較備五人體公爲民之意念西鄉所設倉厥去李觀口寫遠借納未便慨然各抒已貲特建一倉於其場並勸場之附近居民各量力出穀以脩儲借不數月告竣計倉三間得穀百餘石走謁於公公以其所積之無多也捐俸爲倡勸五人

量力添貯又得穀數十餘石而李觀口之倉遂巍然與公建諸倉並峙戊寅春公延余主來鳳講席甫至井研五人將鐫石以記其顛末而乞言于余余思天下事上作而下不應則實心實事亦有時而止邑諸倉之設公甫作於上而卽有五人爲之應且其應出於號令之所未及於以見公德化之捷而五人好義之誠尤未易數數觀也從此互相勸勉樂輸不倦將來以子權母陳陳相因所謂穀貴之際十斛在市其價自平者於是乎在公之惠



政與五人義舉其遺澤寧有涯乎是爲序

補修聖廟明倫堂記

淡士灝

近代天下通祀之典惟我先師孔子如堯舜之聖禹之功且不得與焉華陽國志蜀志稱文翁興學校景帝嘉之故天下郡國皆立文學韓昌黎謂天下郡國皆有孔子廟謂是凡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故有學卽有廟與至鉅也資中聖廟儒學前臨珠江隔江卽學案三峯面列如屏後則重龍山蜿蜒來繞城負雉而峙其背爲一郡形勝地辛

亥秋士灝來牧茲土循例於視事後昧爽卽敬謁聖廟見崇聖祠兩廡及前忠義節孝兩祠皆多蕪壞並明倫堂亦有崩折之虞因慨然曰今之梵宇琳宮鐘鼓樓閣釋老之徒皆知崇尚所師莊飾廟貌爲奉其教者觀瞻况我孔子乃生民未有之聖而資中人文萃出之區因其舊而修之烏容稍緩爰以商之儒學張克棻則應曰素倡此義而未舉也又詢之紳士凌之鶯鄭現等則僉曰久存是心而將舉也則又慨然曰是真會逢其時刻不容緩



者矣卽爲之經始其概俾張仍倡率如前所議俾  
凌鄭等兼董其事庀材鳩工易朽築頽刻畫之丹  
堊之嘉慶二年始克成功合羣吏率博士弟子員  
鼓篋祭菜而敬告以落之邑紳衿請序於灝乃爲  
之言曰資人士若王褒王延世董鈞趙達諸賢後  
先濟美不具論論長宏與孔子同時蓋忠義之士  
博洽之學也以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之夫子  
而訪樂於其間其動人仰止宜何如耶廟自勝國  
嘉靖時毀於水孫公之謀倡修之

國朝屢經修復至是而仰瞻一新實於資中人士有  
厚望焉昔龜山楊氏云非厚飾其詞以誇耀之也  
蓋欲邑之人士肄業於其中漑其文茹其實心得  
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子朱  
子云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  
有所鄉往而幾及之非徒修其壇屋設其貌象盛  
其器服升其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是二說者  
皆記夫邑之修聖廟事而寓警戒之詞者也然則  
歷代通祀之典與今茲增治修築之意皆不詳言



而可知而後賢之蔚然興起與後之培修於勿替者均有徵於斯焉是安可不謹記之也

重修資州城隍廟碑記

淡士灝

城隍所以衛民其神則一方之保障萬姓之司命也故天下府廳州縣莫不有城隍廟官斯土者膺民社之任求保民之道祈福祥禳災青則莫不禱於其神神之有關於地方如是其廟額不重歟辛亥正月余奉檄署直隸資州事抵任展謁城隍神見夫神像既不莊嚴殿宇亦甚卑陋想資州舊爲

資縣改陞直隸州故一切廟制率因陋就簡而未之更新歟抑不神不靈而莫之崇奉歟夏六月大旱余率衆禱雨於神立壇之夕大雨如注越十餘日又旱再禱而再應之神之靈昭昭也夫神靈如此而廟陋如彼官斯土者揆諸敬神勤民之義其何以安然則改而新之所宜亟已雖然官自捐修力苟可爲何待於余募貲從事重費民財余又不樂顧無何資人父老羣請於余欲重修是廟意若懼余之不肯余樂有是請復厘羣力之不逮而孰



知此議一倡旬日之間輸金者千百餘人得金千餘兩輿情踴躍拓地庀材自九月興工越明年壬子未及匝歲經營構造殿陛堂皇廊廡樂樓體制壯麗規模崇宏巍乎煥乎與前迥不相侔且踵事增華神像冠冕儀仗威嚴幾無一之弗備嘻猗歟休哉夫重修城隍廟者余之志也趨事赴功者吾資人之所自爲也余代庖資土爲民請命而荷神之休已有求之必應則資人有祈有報民力普存而蒙神佑又曷有其窮已茲工粗畢父老屬余爲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記余幸父老能成余志洵不可默而息也於是撮其所由而記之以勒諸真珉焉耳

凝瑞臺記

王用儀

粵稽舊乘資中自西魏恭帝二年創築土城方三里歷唐宋元悉仍其舊明宏治間縣令鄧槩乃拓東北隅圈重龍山於城內俱砌以石至後嘉靖間縣令丁裕年傑施一中相繼繕治歷經風雨剝蝕輒傾圮嘉靖乙丑縣令吳宗堯復加修築明季亦頽廢過半



國朝雍正五年改資縣爲直隸州未議修葺乾隆庚寅辛卯前州牧朱公琦本公著勸民捐貲遴派紳士監工督修未及十分之三復以金匱不靖軍務芻午中止嘉慶丁巳冬達州邪匪猖獗本任趙公立忠暨署州判劉璜謀資捍衛復勸捐修鳩工伐石未幾趙以調赴營劉亦他去隨檄署州牧吳公士淳權莅茲土率領僚屬及諸衿士詢謀僉同協力經始百堵斯興計十閱月而工屆垂成余於戊午初冬權復資篆爰集紳耆查閱城垣就其工程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之未竣者指點而補綴之不啻九仞之一簣不數月而告厥成功署芻龍山舊有高臺爲之增葺落成相與登臨遠眺但見峯巒秀矗江水灣環雲樹蒼茫歷歷如畫資中夙號名區周漢以來名賢輩出蓋由山川靈氣鍾毓非偶然也因名其臺曰凝瑞並敘顛末用勒貞珉以垂永久

修子來橋記

趙遵律

州南有羅泉井產鹽之區也井竈聚焉商賈通焉山泉下洩爲東西南北要津往往阻行旅使之涉



水蹇裳及夏潦秋霖洪濤橫溢則車馬駐足而需  
負販裹糧而待蓋往來之爲患久矣舊有塌水橋  
世遠年湮其命名之義與創建之人皆無從考按  
資志亦僅存其名年月日不載形勢狹隘橋卑於  
岸水浮於橋雖有橋如無橋焉莅斯土者久欲擴  
充改造然計費浩繁非數千金未易蕆事以故因  
循無人肯肩其任張君判郡事兼理羅泉鹺政政  
通民和每以其暇訪察民間疾苦故老咸以橋爲  
言乃集諸紳士約長相度其廣狹之宜權其功與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材之所需而捐廉爲之倡士民悅而從之醵金三  
千兩計修九丈濶二丈有奇民之往來而艱於渡  
者至是而周道坦坦其平如砥矣張君謂所以命  
名者余爲顏之曰子來嘉其事之易集重爲吾民  
勸而因識張君之能協和於民也夫職在有司皆  
有父母之命非獨刑驅勢迫使之不敢違也將欲  
善教得民使之不忍負也張君爲政期於不擾而  
民安之因民所利而利之民安且利何事不集而  
况乎橋之成也爲民興利而除害也則猶是安民



利民之心也民之愛戴於張君者有素矣豈尙有不爲之踴躍而從事者而又何慮乎千金之爲棘也哉然則子來之名名橋也卽以爲名張君之德政焉也可

重訂學署藏書記

趙遵律

余自庚申秋蒞資每日治官書中夜不得息理廳事徹夜不得息兵役轉輸累日夜不得息竊嘆刀筆筐篋正自不易何暇披圖閱史寄餘事於文字間哉封篆後頗思理故業爲守歲計而署中無藏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三

書或曰貯之學宮余覓役扳運至郡齋則三五函爲一聯數十冊相膠皆魚蝕鼠牙蟬絲蠹網結轆

不可理余窮數旬之力析之敘之補之釘裁之凡

得廿二史二千八百四十七卷

共五百七十二本蜀志少一本明史

紀少一本志少一本傳少一本實訂五百六十八本其他經書稱是俱造冊

付守者司其事諸生恐其久而散佚也求文以記之余惟資中於蜀爲望邑藏書之多亦爲他郡最

除歷代頒發不計外宋宣和中郡守魏澗博以州

號多士請於朝減他州之賜以益此州

見聚書樓記



文紹奕爲州守輦致其家所貯書萬餘卷傳之是

邦見博雅

爾時惠遠堂

盤石令盧法建

聚書樓

魏潤博雅

堂字文紹奕建

俱在後圃意其牙籤緗帙璀璨琳琅雲

經海史以當惠鮮懷保之具以故家誦戶絃經籍

之腴蔚爲國華累數世不替迄於今卽其收藏之

富仰慕其郡守之賢用以驗其文明科第之盛非

偶然也然余嘗徧歷後圃訪藏書遺址盡爲烏有

猶日從瓦礫尋當苔石求文烟荒草蔓中求隻字

單詞資考据快嗜古之心胸杳不可得蓋至歷代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書

革改後殘於兵毀於燹棄置於簿書鞅掌之俗吏

不獨蠶叢魚鳧開國茫然矣而此數千卷獨能貯

學宮延斯文之傳於不墜詎非詩書有靈資中士

人之幸歟惟是自愧謏陋文章經濟於前郡守無

能爲役然獲於案牘餘暇補綴校讐鑒古印今以

資吏治則所得力於此編者猥淺鮮哉至於珍藏

焉枕籍焉諸生諒與余有同心也故不復贅

甘露寺碑記

趙遵律

出州城西北涉江而上山厲水刻綿五十里有峰



峯然突出蒼莽中竹木環繞翳日屯雲蔚翠攢青  
彌望無際林杪隱約見琳宮錯出如華嚴樓閣彈  
指而見如五城十二樓縹緲雲霞間心竊異之詢  
之士人曰廣濟山甘露古刹也因紆道造焉至則  
僧月山掖予陟松峰之巔前眺鳳山舒翎展翼作  
飛鳴狀而其後則龍洞周史萇宏養晦處見州志邈  
邊山人所遨遊也洞巖有句云無價明珠一顆光  
吞法界塵沙聖凡人物天地流  
通點滴何差後署辛  
丑年西遊山風子題右眺珠江資中所以氏郡夜  
光海月猶有存焉者乎左控金帶橋名飛輓轉輸聒  
耳戎馬聲翻疑風塵勞人蟬脫羈網迤邐至西龕  
仰視靈泉琤璵戛金玉下注石函瑩然無有烹活  
火啜茗如醍醐灌頂惠沁肺腑回首強半浮生  
中外礪碌夢耶醉耶綠水青山頓開世界迴光返  
照滿目眯離途占偈曰非灰亦非劫不生亦不滅  
說法卽非法空空色空空色月山合掌稱善指礮石  
索記曰寺創於唐真德禪師歷宋元至明沙門明  
義而盛迄於我

朝僅存大雄殿祖師堂僧洪慈涵虛節次修飾遞傳



至月山今幸粗告成敢乞一言用傳不朽予惟資  
中禪林遺址可攷者以百數當前明中葉青鴛作  
舍白馬馱經鐘聲梵唄相鳴應而甘露寺獨稱第  
一山門有孫宏軾題其時象教宏開緇流之繁殿  
堂寮舍之魁麗槩可想見自逆獻蹂躪十數年間  
盡爲瓦礫甃毳之場至於今毘盧禪院悉還舊觀  
雖江上靈異鬱久必洩要非護法願力之果且堅  
曷易臻此哉而余以宰官身攬勝攷古結翰墨緣  
則予方藉以傳而敢謂籍予以傳耶抑聞之禪宗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絕相離名又爽然失矣

遊龍洞記

趙遵律

資中於古屬益州禹跡邈矣蠶叢魚鳧茫然莫可  
紀極自漢以後碩儒始出至唐宋浸盛獨萇宏以  
陰陽家顯於周爲至聖師漢藝文志載周史十五  
篇則萇叔固西川文明之開山也惟是正史簡略  
而世俗蜀傳燕胥祝元靈諸人著輒逞其新奇怪誕以炫庸  
流之目軼事或不傳而所傳又未可盡信居今日  
而欲鏟誤闢謬難矣州志載龍洞觀爲公讀書處



而不詳其遺址洎雷傳之故辛酉春余按部過甘  
露寺得斷碑有後環龍洞字問之郡人張生福衡  
曰漪寺而上有洞焉泉出其中滙瀑布龍潭諸水  
至牛碾溪入江豈謂是歟顧其地險遠不可板輿  
入余方擬鎚幽討勝迫於軍務未遑也壬戌六月  
望泛江至牛碾溪因舍舟卻騶從緣溪上數里問  
道所由無識者復緣溪捫蘿攀葛又數里兩岸劃  
然開敞四圍壁立入雲霄山麓飛瀑掩映佛龕石壁  
鐫三世佛龕若明珠聯絡而垂於地也不數武危丁聳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出作蛟龍盤拏狀巖石隆隆特起若鳥跡若蛇篆  
若玉檢金泥書不能句讀其中谿舒瀕洞砭骨寒  
肌仰視石苔嵯嵯乳泉湧出如白虹如匹練如冰  
柱寒光四射下承白石纍纍二尺許下廣上峭中  
窪如釜蓋水花融結不可年紀矣因藉石聽泉聲  
觀山風子題壁墨跡在洞右崖上而張生忽踵至復導余  
盤折而北尋泉源入硤口梯人登巨石垂繩而下  
穿洞伏出觀所謂龍潭者則四壁蒼翠飛泉下注  
聒耳雷轟鼉吼聲方仰貽俯駭間而風波起於潭



上余凜然驚悄然恐肅肅乎殆不可留也遂跡舊  
路徧歷巖上佛龕石刻有云資陽郡月山縣錄事  
王維付李知耀及蜀中宋元貞智衆等又刻諸王  
公主郡縣僚暨朝議郎行月山縣令上柱國江元  
禮承奉郎行主簿張璈朝奉郎行丞茂筠文林郎  
行尉王暉曉等側註天寶辛卯六月日其他半漫  
漶不可卒讀夫天寶至今屢經兵燹斷碣殘碑消  
磨盡矣獨此人跡不到之區猶畱摩巖文字見三  
唐之遺竝可卽是晰其疆域辨其官階大小兼攝  
藉資攷据不可謂非厚幸至於開荆之由紀錄登  
臨之故會未之及斯其是否龍洞觀與萇宏讀書  
處尙不可知噫珠江流碧月山成丹

唐貞觀四年分資置丹山

月山銀山魂兮歸來呼焉不諾而爾足者行若不

清溪四縣知所往去若不知所止矣

重修宋中書舍人趙莊叔祠碑記 趙遵律

余少讀宋史至趙莊叔列傳輒迴環數過念棲雲  
先生處西陲僻遠值媚嫉妨賢之時獨能以夔倫  
天性感悟人主蒙特達之知臚唱第一爲多士冠



及觀其立朝風節特立不倚於蟻附蠅集之中卒能上下交其志同又竊儀先生品量純正不可及因手錄一冊置座右當師友之箴通籍後中外奔馳鉛槧久棄而此冊猶珍秘不忍釋繼以部員選忠州竊喜幸自語以爲當得因公赴會垣便道資中訪先生舊廬以慰斗山之仰適以捕誅邪匪敦迫取道署瀘陽不能一至其地償所願焉庚申秋量移資州接篆後詣祠展謁見榛莽瓦礫中敗屋高不盈尋寬無一席地可脩拜跪禮遺像剝落漶

漫幾不可辨識因蠲吉易石像改東向而南爲堂三楹翼兩廡配前廳購毗連地若干丈繚以周垣至壬戌而工成昔東坡論賈生王者之佐不能交絳灌行所欲爲謂不善用其才然東坡登朝持挺挺不拔之節竟爲讒佞所誣僅而後免羣小之可畏如此豈亦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如公所譏賈生者歟棲雲先生君子之貞而有匪人之比抑之擠之至欲殺之而甘心焉旣不可得乃設爲籠絡結納之術思以濟其所需而動其感迨家不



恤金不顧而鬼域之技窮矣夫小人之禍半成於君子持之太急拒之過峻使含沙射影者伺隙而恣其虐流毒搢紳貽誤國家千古以來往往坐此先生以恬退契密勿之知以和易消僉壬之怒以嚴正懾權奸之膽而褫其魄人之度量相越詎不遠哉惜其天年不永舉所謂廣言路警晏安薦遺逸諸大端未竟其用而齎志以沒百世而下猶爲慷慨唏噓問彼蒼之夢夢焉則當日之技泪嘆惜者應何如也然爲盤石珠江畱不盡之氣亭鬱磅礴

磅礴至於今青衿胄子聞風希彩者咸思耀井絡之光而壯岷峨江漢之色卽此協志襄工踴躍恐後以勵上氣以昌文教胥於是乎在而余以數十年景慕私衷守此土與修復之役故樂其事之成爲資中士人道並以自考焉至先生出處本末列傳詳之而驅瘟感神則載升庵外紀故不書

唐明渡捐置義渡記

趙遵律

唐明渡橫跨資江岸濶湍急巨津也爲瀘敘渝夔赴省驛道軍興以來摺報繁劇接遞爲難前藩檄



州牧籌項置田爲經久計洎嘉陵江之警竄逐流  
離渡夫乘機索阻公私俱病向之設簿勸捐寢至  
侵蝕乾沒莫可究詰余撤而焚之按月給米以禁  
焚索方欲量爲設措迫於軍務未遑也癸亥春資  
陽貢生鍾盛踵門投刺呈所置州屬田券若干畝  
爲渡夫經費又捐錢六百四十餘緡作增補舟楫  
之需余嘉鍾君好行其德而於公有濟也將請大  
吏而旌焉鍾君曰唐明渡急工也使君不忍重勞  
旣疲之民捐俸給役盛恐不可長而後來者難爲

繼竭綿力効此區區非有所求也夫爲善近名而  
多財爲患盛捐患以濟公豈慕榮名而以財市哉  
嗟乎度量之相越也富家巨族殖所有以自封方  
且虜守臭銅苟以遂其豢肢體馬牛子孫之計而  
操奇贏日遊都市者則惟知量出納權子母斤斤  
於倍蓰之息至於飽稻飫豕縱恣耳目聲色以爲  
豪舉耳偶有公家之需勸之不應賞之不從縮頸  
屏息秦越肥瘠而不顧者比比而然鍾君占籍資  
陽產業不逾中人聞望不出閭里蒿目關心於百



數十里外爲旅人植千秋不拔之基析家紓急獨  
任而不疑迴思數十年來募貲化緣毫無裨益而  
余以沾沾小惠酌斗量斛於旬月間迄於今不啻  
重負之釋迺厚其施不期其報圖其實不矜其名  
可不謂賢歟縱復逃影避形自晦其迹而青山不  
老綠水長流烟波浩淼中占利涉而懷明德者猶  
將遡洄遡游髣髴伊人之宛在况激濁揚清操風  
勵之權者哉既詳請藩憲給匾勒碑資州紳士重  
沒其意恐與世之沽名釣譽者同類而並觀也請

記其顛末以傳獨行而勵風俗使覽者得以考焉

資州珠江書院清釐膏火田租記 趙遵律

珠江書院舊在東門內黌宮之旁乾隆二十八年  
州牧宋公約亭倡首修葺又撥置寧國興禪南崖  
三寺地三百九十畝有奇收租二百餘緡以供修  
脯盛舉也不數年漸爲行臺郵舍乾隆五十三年  
陞任觀察石梅溪先生購民宅於梓潼宮之右顏  
額署堂維新堦廂稱爽塏矣顧歲例所入不足以  
延明師鼓士氣前西昌縣令余公五峰署州篆議



加十分之四而基址犬牙錯處多隱欺於豪佃吏胥而莫可究詰余命諸生張其超邱天翥李培元理其界而清之每歲得租六百一十八緡外加穩租五百四十緡既定約立案諸生請勒諸石以垂永久余惟資中自漢武建元六年隸犍爲郡至神爵五鳳間王子淵王褒首以軼材被徵後則長叔治河王延世文伯定禮董鈞子鸞趙旂叔和杜撫後先輝映豈獨地之靈人之傑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也歷晉至唐代有偉人以迄於宋則有惠遠堂盤石縣令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盧法建聚書樓郡守魏潤博建博雅堂郡守宇文紹奕建其中刻石

經摹禮殿人物貯書數萬卷以訓多士故爾時人

文蔚起科第聯翩鴻材積學之士難更僕數猗歟

盛哉今夫人無古今一也以今之資視宋之資與

以宋之資視漢之資詎有異哉以今之人材視宋

之人材與以宋之人材視漢之人材又詎有異哉

宋之人材無異於漢則今之人材何遽不可如宋

也今之人材無異於宋則今之人材何遽不可以

如宋者如漢也抑吾更有進焉文翁之治就漢言



漢相如之學在蜀言蜀法令者治之具非致治之源詞章者學之華非爲學之本方今

聖天子樂育賢材所以端士習正人心者繫惟爾諸生是賴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膠庠所醞溢爲文章經濟之華歸道德行將凌宋厲漢以幾唐虞三代之盛謏陋如余方拭目

郅隆之治以圖報稱寧第繼長增高較錙銖於阿堵自詡綜核也哉

日哦堂畱別丁晏如及諸同人記 趙遵律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吾以治家之道治資自僚案以及紳士庶人視之皆如兄弟叔姪然其僚案紳士庶人亦各以兄弟叔姪自待並以待其家長待吾也故事集而繁劇無誤以茲辱刻章蒙

諭旨閣抄部咨檄趣就道行有日矣晏如丁君暨諸同人設酌選優於日哦堂以當祖道之餞卜晝卜夜亦旣盡歡竭忠矣而諸君皇皇然若更有不盡之情並爲士民代白其情而慮後會不可期後來者不可必也吾聞之黯然曰余以迂率簡陋三年於



茲諸君不以爲無狀而包荒焉此不解之緣諸君與士民不忍忘情於吾猶吾之不忍忘情於諸君與士民也夫情之所鍾神明佑焉當不至以偶然離邊遂奪吾兄弟叔姪之親則諸君與士民其可以無慮也已抑吾思之諸君與士民待吾如此其待後來可知也諸君與士民以待吾者待後來其後來所以待諸君與士民又可知也諸君與士民以待吾者待後來後來亦以吾之待諸君與士民者待諸君與士民則兄弟叔姪之親將有倍蓰於

吾者吾方爲諸君與士民幸轉爲後來者幸矣而又何慮哉吾竊慮者吾以兄弟叔姪待諸君與士民諸君與士民亦以兄弟叔姪自待故事集而繁劇無誤浸假以吾之待諸君與士民者而異其地焉竊恐不迂率之則簡陋之矣尙能必兄弟叔姪之待其家長者待吾哉然則諸君與士民不須慮後會不可期後來者不可必應爲吾慮異其地者不能以兄弟叔姪自待以兄弟叔姪之待其家長者待吾如資也念及此吾將何以爲情又將何以



盡諸君與士民之情因移几易大觥酣飲至吾忘我而罷

敕修文昌廟碑記

吳昇

皇帝御極之六年以文昌爲主持文運之神詔天下立廟承祭是時前州牧趙君遵律方以文學治資承命欣然議倡斯役斂冗費之所餘益之以捐輸之所入擴基址飭財用焉先是珠江書院院長王君韻泉以州治文昌宮就舊時學宮廢址所建年久頽敗宜有以新之爰募有力者出貲權以子母得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金數百修建之資實權輿於此趙君去繼之者王君用儀鄧君璜戴君三錫皆能籌畫經費不遺餘力惟工鉅用繁司事者日奔走遠鄉以求伙助自壬戌迄戊辰而猶未竣適余來牧茲土復加之董勸俾繼其事樸斲丹雘之制以次告成州之人樂大典之克修而丐余一言以識之余考神號及姓名見崔鴻後秦記唐則李商隱之詩孫樵之祭文皆可援據後世道家者流因六月詩中孝友一語又假其名而創爲一十七世之說夫立說必宗諸



經而羣言必折諸聖周禮大宗伯祀司中司命先  
鄭注司命文昌宮星康成則以司中爲第五星司  
命爲第四星是今世所奉之文昌卽成周所祀之  
司中司命而以詩所稱孝友之士當之爲後世勸  
揆以五天帝配以五人帝之義其說又非無當我  
高宗純皇帝欽定三禮復闡其說曰王者相協斯民欲登

聖謨知中之所受則惠吉逆凶之理於以賅知命之所稟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則富貴福澤之分於以定况科名所由予奪實上  
協乎陰騭之大原豈冥漠之中遽靡有司其權者  
所望州之人士爭自濯磨德行道藝之教恪守而  
馴致之庶幾人文蔚起科第蟬聯有以仰答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而至誠所感亦足邀神貺於無窮  
也夫故於其請也爲之記以著於碑

意園記

李元

仁壽署後有山卽古跨鼇山也前令有菩園寧園  
皆在公廨之側未有卽山而園之者夫山不甚高



勢可以園且在署內又當爲之園予因創爲意園  
非真有園也於意中園之自二堂而左數武爲退  
思軒東向恭奉

欽頌雞雛待飼圖崇供軒內朝夕敬對如聞

天語毋敢不肅前李雲巖制府嘗贈聯云欲求政簡心  
常苦到得刑清夢亦閒奉侍

欽圖左右如親訓誨壁貼地輿圖及四境路程及三鄉  
七十二場市圖暇居觀覽如親阡陌晨起籤押於  
是午夜閱卷於是日中聽訟畢亦兀坐於是退思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三

補過衙署通用之常辭而亦竟無以相易故襲取  
之以名軒也軒右有門大啟入之則爲會客所縣  
僻處山陬無過客無來使惟縣尉學博駐防官三  
四員閒以公事相過從或歲時讌賞薄有陳設惟  
其脩不惟其華因集唐詩爲一聯曰物役但平均  
各宜潔白此鄉多寶玉莫厭清貧蓋自警亦以警  
同寅也院寬倣雜植花木數十百本聽家奴輩隨  
意扞插不復畧加揀擇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出其  
右有小門緣階而登望石壁左行舊刻鍾馗殊像



氣宇森然其剝落遺句云城郭山林氣自佳地  
狹甚僅可植松柏二三本又左穿房一間如行舟  
之解纜而繫於石壁間者顏曰維舫蜀中江行固  
多此景時有藤蘿薜荔窺窗而入多則解其結出  
之少則任之又左有兩徑階級再重經靈官祠前  
其徑寬平或由祠後險徑一綫有昔人榮深處三  
隸字邵鶴汀所爲作賦也小樹一株當道伏身而  
過勿伐下階大石勢欲橫截勿鑿自此徑緣山石  
爲曲折或挺或縮雖無巖穴而有巖穴之趣半坡  
樹木繁茂覆蓋其上亭午不見曦陽從來衙署中  
無此幽景也又東得小橋渡橋有小坊題曰遊山  
可乎由坊而西上歷階百餘步將及頂矣巨臺爲  
阻避而南下得老葡萄一株自緣古樹數株而上  
偃蓋如屋其本幾與古樹等旁有小門入之則臺  
也臺寬廣三丈許數楹架之南眺巒嶺東瞻飛泉  
北俯印山亦足以心曠而神怡也予則別有顧盼  
爲作聯云耕稼在望於此識民情勤情布塵滿眼  
便須知物價低昂併名其臺曰物治臺爲臺不爲



閣恐後來者添置觀音供養遂使佳山化爲塵濁  
徒敗人意下臺迴廊十餘間位置不欲方亦不得  
圓不可太直亦無太曲當圓曲處竹牀竹几畧可  
坐二三人前額待月廊廊外屏牆間之廊內空濶  
月光四面射皆有所受每月望之前後簷前各挂  
小燈數盞月未上燃以待月月上照其一處則滅  
一處月既上衆燈俱滅獨顯月光空庭一色淨無  
塵埃庭植花木色白爲其月下最顯也迴廊旣周  
仍出臺西門經葡萄下迤邐登城卽明時所築城

無雉堵垣牆而已城外空濶諸山入眼城內多種  
竹蔽之務周毋使一覽盡其妙高高下下委折而  
東之約百許步始登所謂將臺者不屋不牆不窗  
後有合抱大榕木蔭之石桌石几坐而稍憩忽聞  
歌聲起於田間則鋤禾人也歌曰非其種者鋤而  
去之我惟嘉禾之務滋豈其爾私予聞之曰嘻此  
耨暴安良之道也復見兩牧童騎牛而歌一歌曰  
君牛肥兮我牛瘠兮我心惕惕兮我爲人役兮一  
歌曰君牛肥兮我牛瘠兮主人將我究兮我有所



受兮予曰省瘦瘠牛可肥矣抑避責非誠也適有  
老叟龐眉皓首牽牛而上行行且歌曰豐草或或  
其飽汝腹登勿踣隨勿覆我勞汝力我錫汝福吁  
嗟乎我作汝牧予乃歎曰是良牧也一一而爲之  
地坐良久起降西階視密箐中有小徑乃復折將  
臺下橫過之箐盡得坪潔如日掃者前行得亭額  
曰暑遊其地高涼善迎清風唯暑月最宜故其聯  
曰長吏披襟揮扇地小民滴汗耰禾時亭前卽潔  
坪也中有池植荷花其中秀植松柏梅桂數本東

折而南下爲經世書屋五大間高敞寬廣窗務明  
几務淨聚書史數千卷名人字畫亦檢數副懸挂  
其間書史日理之字畫三日輒易几案陳設之位  
置亦宜常更則一屋而有數屋之用焉有聯云不  
肯讀書雖享明月清風終成俗吏但能勤理何妨  
鼓歌絃誦皆切斯民爐有焚香筆精墨良一几一  
案一童侍其傍有鶴兩翼有琴一張菜羹可咬脫  
粟可嘗得意高歌半枕羲皇不知予之爲秀才爲  
官長也門外繚以短牆甃石平如砥無花果盆盎



是之謂清賞書屋之右有路達城迤邐東下將徑  
達於倉邸門以隔之緣階而下竹木叢蔚之中草  
房三間門外水田半畝冬種麥夏栽秧內有聯曰  
茅屋春寒當念民間之疾苦石田暑雨用知稼穡  
之艱難名之曰課晴草房固欲藉此數丈之地而  
通循百里之隴畝也緣階而上轉向西南行小徑  
藏荆棘間差堪容足戒家僮荆棘勿許斬伐匪惟  
勿斬伐之且培蓄之予適其意山全其天萬物熙  
熙各得其所亭臺屋廊距愈近荆棘愈益茂密防

捷足耳小徑絕則倪前令寧園在焉寧園左有樓  
俯倉樓下有屋俯池池養金魚數十尾以時觀其  
游泳池後草亭倚修竹中登其上則見縣尉之居  
舍焉見北街市焉見陝西館後林木之蔥蔚焉出  
亭緣池右而歸過二齋則幕友下榻之所也榻前  
小圃雜蒔花卉爲幕友清翫地經蕉天籟過桂花  
榻遂及二堂觀止矣神遊耶夢遊耶吾弗知吾意  
所到謂之意園



普寧皆山而隆山尤著名今廳事後有小祠祀王  
靈官也祠後爲峻壁壁鑄榮深處三大隸字款式  
多漫滅其左別鑄篆文十數行剝蝕不可句讀沿  
壁行振衣登數仞岡有所謂將臺者疊石爲方壇  
植古樹一株從城牆下穿石罅而上作虬龍拏攫  
之勢俯瞰山麓一角居民錯處若鱗次若櫛比炊  
煙浮動白雲欲還夕陽一抹晃漾其際此真一幅  
畫圖但恐畫不就耳山石磴迤邐而下卽爲寧園  
有小臺三楹如畫舫然顏曰雪舫左有亭用茅覆  
之余擬以錦繡萬花谷乾坤一草亭爲聯焉月令  
云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素琴靜張爐煙篆裊  
攬景物以獻納於一亭之中其旁迎風而折者芭  
蕉也拂雲而聳者翠竹也畫欄掩映可號綠天所  
少飛瀑流泉吹送一窗午夢樓之前甃石爲池方  
廣丈餘水清澈可見毛髮游鯈往來浮沈於寒鑑  
之內心如止水鑑常明於此少得佳趣春風一拂  
百草怒生沿階遠徑碧我襟帶楊柳則搓絲織線  
天桃則裁錦剪絹秋之日芙蓉盛放更觸人泛綠



衣紅之感其或風嘯雨晦古松老杉修柯曲幹皆  
作濤聲震耳騰踏如江湖夜吼激射空壁響應谷  
中間值風露清微月痕如水亦時散步林中花影  
在櫺人影在地清夜初闌銅壺頻促吟聲朗朗戛  
玉敲金巢鳥啾唧呼鳴遙相爲和不心神超曠  
耶且夫寧之云者在於心不在於迹心定自靜觀  
有得廣廈萬頃少陵之志也先憂後樂文正之懷  
也窺斯園也其或擬於洗心滌煩或等諸虛舟不  
繫皆足以規其趨向之所存遂爲之記

新龍馬橋記

周文言

新龍馬橋因舊龍馬橋而改建之者也糾事諸君  
子將有以紀其成於新又不欲忘夫名之舊爰造  
余而商所以彰其義夫龍馬之爲瑞於天下也審  
矣出則兆開物成務之功隱則違行道濟時之志  
龍馬必有待於其人而人無不鄭重乎龍馬於是  
幸成功者遂在在有一龍馬之瑞寓心日間且諸  
君子之所以造此者亦綦勞矣厥礮孔堅溯洞而  
上採者若干里厥礮孔博沿流而下達者若干運



非有秦皇之鞭去幾見帝女之銜來載搬載砌而  
新橋遂磐若砥若駕古式而上之然則第以爲龍  
病其少登岸之功第以爲馬嫌其非涉川之利仍  
曰龍馬予烏知夫水之不爲龍而石之不爲馬耶  
予烏知夫橋之不爲龍馬也蹟而龍馬之不爲橋  
也瑞耶雖然猶有未盡者橋之上爲花園之橋焉  
同時而建功橋之下其別港有橋焉乘勢而底績  
一舉而三善以備予又烏知夫據乎上者之不爲  
龍列乎下者之不爲馬而權乎其中者之非攝而

名之爲龍馬也予又烏知夫權乎中者之爲龍馬  
而據乎上下者之不胥而爲龍馬也予又烏知夫  
古之龍馬無替於今而今之龍馬不且千萬億年  
而常龍馬也予因之有感矣士君子遭逢

盛世無所庸其經綸苟於物一有所利卽於世不爲  
無袖募衆成橋亦成務濟時之斑也而又不能以  
之自勉徒搦管爲有力者紀其盛焉則將來見田  
叶文明之慶行地衍無疆之祥諸君子之功固燿  
然與龍馬而並瑞矣而予將何以爲情耶



碑

虞雍公神道碑

明 虞懷忠

公諱允文字彬甫其先系出唐文懿公世南後徙蜀隆州父封秦國公祺登進士第卓犖有大度公事秦公及母太夫人甚虔謹母歿廬墓側白烏來巢時稱其孝感公紹興中舉進士知渠州時秦檜當國忌蜀士檜既歿公乃以薦召對論士風大概言以文章進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除秘書丞遷禮部郎時史浩擅權主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碑 吳

和議誤國是公力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弛淮泗之防不可稍懈也而金亮果敗盟自將兵百萬渡淮中外震懾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一戰而奔兩淮盡失金軍大臨采石公受命犒師時敵騎充斥我兵星散公以忠義激勉諸將或謂公宜灼幾白固公正色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收散卒布陣列戈船爲五部分甫畢敵大呼噪絕江而下直薄采石公帥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亮趨瓜洲爲其下所刺捷聞上大喜曰允文忠義出天性朕之裴度也上至建康以公克川陝宣諭使時史浩



議棄德順三路公疏力爭不可湯思退議棄唐鄧海泗  
四州公復力爭不可凡所言皆關軍國大計朝議納不  
用公亦力執不撓乾道初兩參大政及吳璘卒復以樞  
密院宣撫四川書聖主得賢臣頌賜之乾道五年大拜  
公輸忠輔導尤加意賢士彙置材館錄一時名士如胡  
銓王十朋趙汝愚洪适汪應辰周必大李燾皆推誠薦  
引又言朱熹不在程頤下宜登用之必有啟沃之益秦  
誓美大臣休休有容以能保國家黎民其公之謂哉忠  
嘗綜核古名碩無忝爲大臣者於唐得狄懷英裴中立

於宋得寇平仲李伯紀是四公皆以章逢儒生功安社  
稷而忠肅公慨然奮翥其後實與四公異代齊名其所  
遇之時不同其心一也謂公爲宋社稷臣諒哉予家先  
中丞敘次譜繫是出公後茲予按蜀道經仁壽展謁公  
墓泣然歔歔慨慕公之流風邑尹梁秉禮爲崇封樹清  
出祭田五百丈令僧人法旺佃種以供時祀又伐石句  
予言予竊惟人臣致身匡國安常處順以抒猷制勝其  
成功也易爲力惟當戎馬跳梁大兵犇北國事阽危之  
日乃能出其忠力摧破強敵以措天下國家於泰山之



安此非才與誠合以社稷爲已任者疇克臻茲哉予每  
讀宋書至忠肅公傳未嘗不斂衽正色若挹覩其侃侃  
然堂堂然也公真人傑哉秦公阡表業有任太史文子  
茲復爲公碑而繫之以銘銘曰猗忠肅公矯矯人龍忠  
躬丹辰氣凌白虹紹興之季愼王登庸公排其奸如草  
偃風金亮孔熾窺我淮泗戈船千艘貔貅萬騎樞臣鼠  
竄驍將狐避公摧其鋒如虎驅兕乃梟強敵乃固宗社  
克殫勤勞不遑夙夜德順唐鄧均不可舍慷慨其言如  
日照野綸除大拜柄握中書材館有錄賓榻無虛烹銓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碑

哭

朋愚皆世大儒公薦其賢如茅連茹中立克蔡懷英討  
賊平仲戔戔伯紀屹屹公兼厥美並崇厥德穆如清風  
赫若皎日隆山之鄉皇塔之陽玉藏千禩金肅萬霜德  
馨未昧厥後克昌於鑠勲庸視茲銘章

近坪橋碑

陳演

余生涉歷百川蹇裳履冰脩嘗剝膚之苦未嘗不歎公  
繇僑溱洧濟人爲君子平政之先幾也仁壽治東三十  
里有偏坳河係威榮二邑之通津岸濶瀾狂幾成巨浸  
每夏秋漲溢徒涉而飄沒者踵相告紳耆議建橋恒以



工鉅爲難汪君朝魁獨慨然捐資力成之是舉也石程  
十餘里工役四百人計資費五百餘金年餘工竣問名  
於余余名之曰近坪橋近坪者汪君之字也崇禎五年  
壬申春正月賜進士出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  
修井研陳演撰

艷陽洞碑

熊應潮

應潮來官茲土聞縣治咫尺有艷陽洞迺道陵先生脚  
跌處旣而詢之父老咸云原有臺榭荒蕪久矣潮於公  
餘之暇散步其間見先生遺像儼然洞巖幽邃雖茅塞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碑

四九

污穢而基址尙存乃捐俸鳩工因獨力難支又請堂翁  
槐陽缺公共襄盛舉故得落成蓬萊閣以妥神靈閣前  
木坊一座以壯觀瞻兩耳房以棲焚修之羽士噫斯舉  
也不敢謂亭臺輪奐鼎建新成恐難免雨雪飄搖願他  
日同志者時葺而歲補之庶幾斯閣之不朽云爾

通濟橋碑

李春旺

語云善建者基不拔善繼者功不朽吾蜀山水雄麗甲  
天下仁壽古隆州西蜀名區也治東二十里土名向家  
路通資邑羅泉重關交鎖洵一要津缺杠梁問渡者



恒嗟匏葉正德中有僧舟相與鄉者李克燦方某曾建  
一橋顧以歲久盡頽往來者病涉如故茲有董公號紹  
吾諱文宣者性好捐施先建一橋於仁資境之猴爬灘  
木石之需不呼將伯後經此地爲之深太息焉遂罄橐  
囊之貯以紓厲揭之勞不數月間功已告竟休哉斯舉  
寧獨一方一邑之幸卽前方李諸公當亦幸善後之有  
人也非天下之義舉而爲不拔不朽者耶雖然九州至  
廣萬古殊遙人跡往來之區如斯橋之應修者何限津  
梁圯廢之所如斯橋之應重修者又何限天下後世非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碑

辛

僅斯橋可以濟也予故特誌之一以慶新功一以垂不  
朽一以勸天下後世之義士倘人盡如公焉則通濟之  
創實博濟之倡矣予且日望之崇禎七年四月朔九日  
明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副使分守洛陽道北  
京工科給事中李春旺撰

譜牒

齊國公趙氏譜牒

宋趙昱

公諱之禮字安道其先唐中書令淮安王德諱起蔡世  
以忠勛爲襄陽節度淮安之元孫洪守安夷至公父贈



太師忠三世太師葬縣東荆溪公資有遠識意氣豁如少貧不撓老富能仁好義而樂予尊賢而厚族平生施之不自以爲善年五十卒實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葬以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夫人同郡勾龍氏年六十六以紹興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卒以乾道三年十二月九日祔葬於盤石縣華萼何都山之陽夫人封在公墓南二男存贈太師秦國公輿故登仕郎女子嫁故迪功郎萬州司理參軍何敏中孫八人曰宏曰翊故登仕郎曰雄故右丞相衛國公曰邨贈承事郎曰雅曰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譜牒

三

維曰唯曰榮故迪功郎夔州巫山尉曾孫十二人曰杲故承務郎曰晟曰昺故通直郎昌州大足令曰旦曰昇曰昱奉議郎簽事東川節度判官曰望曰晨承事郎監成都府犀浦鎮稅曰旻宣教郎知石泉神水縣曰易將仕郎曰暹承奉郎曰萬孫曰秦孫丞相旣貴詔贈公太子少傅累贈太子太傅少傅太師追封歷薛鄭齊三國公贈勾龍夫人永陽郡夫人累轉歷陽郡盛薛鄭齊三國夫人慶元五年曾孫昱謹識

跋



文與可畫紆竹跋

宋蘇軾

紆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箨爲  
蝸所傷其一困於嵌巖是以有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  
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  
冊宮和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  
且以想見良友之風節其屈不撓者蓋如此云

家藏御書相何桌跋

魏了翁

嗟乎靖康之難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於宣和迨欽廟  
倉皇卽祚則事已不可爲矣明年改元猶勉強支持內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跋三

則募兵以爲禦外則奉幣以求成皆不可得則土疆帝  
號至是亦無所吝矣事勢若此乃始罷唐恪而相何桌  
此正如晉侯之疾晏安佚樂以成之蓋非一日迨二豎  
子者已倨守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且召醫緩而  
視之雖百緩何爲徒二子之一笑耳而况未必緩者乎  
所幸康王開府之議首發於何桌宋之中興惟一語是  
賴他日金營易代之議桌亦持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  
者不猶愈於終無所以自贖者乎蔡京操持天下五十  
年及禍亂之成乃得保首領以沒而我欽廟卽祚十有



四月虜薄城下尋以北遷何榘爲相數日逢辰值難隕命沙漠天之夢夢殆不可曉蟣虱臣了翁後此十年復讀宸翰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繼以霽涕云

跋黃侍郎疇若送虞永康剛簡赴召詩

魏了翁

嘉定二年豫章黃公被命帥成都詔四蜀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咸得驛聞明年公至蜀卽三士聞於朝知黎州何侯德彥知永康虞侯剛簡潼川通守楊侯淇也而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容也人謂是舉實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跋 五

光前聞先是制置使到官有所謂歲薦者必頒詔旨而安撫司則未有前比也至是虞何皆召楊德陞等郡指揮虞侯以私計不便嘗欲控辭而親友咸謂於義無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數日黃公自爲詩以送之未及就藁屬部使者有言詔予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公所爲詩藁以示虞侯侯請勒諸樂石以毋忘知己而未有識其顛末者會某亦罷廣漢道成都乃以屬筆某因推公之詩所謂才高真俊快世隘多疑忌等語方其屬思時蓋未知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高慮遠日



藹然有贈言愛德之義真不可企及哉詩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請以是復乎侯而識諸篇末

跋虞秦公祺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魏了翁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秦虞公其葬也秦公為銘其墓且親為書府君為人不問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曾孫缺仲攜以相示因歎前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為苟作今公之聞孫剛簡率用是說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跋 五

蓋遠有端緒云

韓駒陵陽集跋

陸 游

右陵陽先生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名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為後世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憾乃止則此草未必皆定本也大歇庵詩一章徐師川所作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

陸某書



題中書舍人趙莊叔字

周必大

莊叔書此數語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年四十死矣或謂養生為無益蓋非也莊叔若不作句天上則當修文地下耳紹興壬午閏二月二十五日

跋蔡君謨法帖

陸游

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猷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真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

李新劄書跋

張行成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跋

五

方言曰劄倦也丁度謂字或作劄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劄釋云倦劄疲憊也蓋樂其倦遊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劄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从劇理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劄集韻劄胡官反襍劄亭名在上谷襍漢官切說文解字劄極虐切相踦劄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劄从山谷之谷彈凡之凡止是亭名別無理可取劄从谷亦極虐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卻裕皆从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夙居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為



九執孰等九恐筑之凡皆从夨俗書與凡無別相如上  
林賦曰微夨受屈曰窮極倦夨俱音劇倦疲憊意而說  
文韻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微夨受屈謂以力相跨  
角微要極而受屈也夨渴極切夨極虐切聲亦相近疑  
卽一字跨鼇之書不應取跨谷之理正用方言上林賦  
倦夨之意耳

跋虞公手書鈞堂帖

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疑其平日爲  
人有暗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乃觀其手帖詞語詳雅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跋 美

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

重刻大唐中興頌跋

國朝 劉 炯

右顏魯公中興頌元次山結作蓋唐代宗時郡縣  
轉相摹刻者也舊刻在湖南祁陽縣浯溪資州之  
刻在東崖上余蒞資之二年適有修志之役命工  
揚之字多剝蝕不可辨其可辨者十之二三耳乃  
屬州尉鍾公重鈞另鐫一石其模糊太甚者仍之  
示慎也魯公立朝本末事載史乘今觀爭坐位墨  
刻以郭英乂之威重魚朝恩之寵赫而公反復辨



論務伸朝廷禮法而後止及使李希烈軍大節凜  
然卒以忠烈著然則後之見公書者豈徒謂其鐵  
畫銀鈎龍拏鳳翥用爲臨池具哉余觀名人手迹  
古今重之拾殘補缺亦爲政之一端顧以一州四  
縣之大地方千餘里其間民風士習與夫忠臣義  
士之舊蹟金寒石泐之遺文所當次第修舉者何  
限一人之心思耳目殫精竭慮有逮有不逮理勢  
固然更望諸君子隨事匡我焉時同官者州判汪  
誠吏目宛平鍾時浦學正萬傑人訓導苟珣主講

珠江書院者則漢州張懷漑也



重修覃爺祠碑記

白豫愷

吾蜀各郡縣署咸祀覃君嘖嘖稱靈異余嘗入其祠見神貌磊落俊偉眉宇間有英氣一虎蹲於側瞻仰之下令人生恐怖心洎讀碑志神爲蜀之德陽人明萬厯間充縣役以囚罹冤獄中途縱使逸去歸而自縊迹其所爲若是竊嘆神之豪俠慕義有古烈士風也夫殺身成仁人情所難求之晚近士夫曾不數覲矧其在徒隸厮役輩哉且今之爲徒隸厮役者吾知之矣平日奔走公門堂上呼則階下諾頤氣指使慮不得官長意一旦奉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碑記五十八

牒以出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一經羅織輒多方魚肉之必飽慾壑而後已以致鄉里樸懦之民避恐不速其畏徒隸厮役甚於畏官若輩之爲害於民大率類此以視覃君其爲人之賢不肖何如耶且覃君非有私於囚也特以憫其冤抑無力爲之昭雪因而旣縱之復不惜以身殉之行其心之所安而視死如歸一毫無勉強則其平日之奔走公門不肯承顏色揣意旨以媚官長而於樸懦無辜之民必思維持而調護之亦概可知已誰謂徒隸厮役中遂無豪傑哉善乎德陽令鄭屏甫贊



記之言謂神舍身全物雖志士仁人無以加不惟可風  
胥吏將命使後來牧令諒其苦心以哀矜之情而戒鍛  
鍊之習所言能見其大也若夫祈禱之應夢兆之符種  
種異蹟流俗競稱其說疑於虛幻然卽以理論生而爲  
莫死而爲靈則神之精氣不泯而血食常新也亦固其  
宜資署舊有祠咸豐壬子歲建蕭相國祠乃移置神祠  
於其右較舊制益開拓旣厥事余適客州幕書其崖畧  
如此

資

隸州志

卷二十六

碑記五九



勸設鄉學碑記

州牧 張利貞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其教之  
之地甚廣教之之術甚詳所以化民成俗而致一  
道同風之治者厥由乎此學校廢而子衿作詩人  
慨之漢文翁爲蜀郡守好教化修起學宮於成都  
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  
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地郡國  
之有學自文翁爲之始厥功偉矣惜乎文翁好教  
化而教化未訖焉夫縣下縣子弟以就學官力之

資州直隸州志

卷之六

藝文志

續增記

四十六

所能赴者有幾鄉曲稚魯橫經無所鼓笥無從不  
得隸於黌宇而薰其善良者比比皆是抑非陶鈞  
庶品宏宇黎氓之道也今制府戴公奉

命督蜀以致治之本立教爲先望古作規納民軌物劄  
州縣勸設鄉學令延老成篤實蒙師課子弟以孝  
經小學諸書而又刊發敬衍

聖訓六諭詩勸孝歌俾之誦習所爲孜孜抽導者不在  
搜選高能而在招振童稚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  
使目染耳濡習以成性親親長長咸麗乎自然之



則閱風訓世莫切於此時貞以崇慶州牧權知資  
州事按州中舊設鄉學十有四謀益之以應令而  
學費無所出爰偕吏目鍾君集衿耆而屬之官分  
俸里人輸貲得白金貳千叁百兩有奇存之質庫  
收其息以爲學費增設鄉學十有四又以米市所  
入緡錢增設鄉學二暨州人張世道自設鄉學二  
通設鄉學三十有二於疆域之中橫舍相望擇舉  
惇師以

制府所下之法課其里中子弟踵堂受業者實繁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二四七

有徒教本彝常化浹閭黨不更愈於文翁之治蜀  
耶夫光贊時邑作新羣服連率之職也承流宣化  
紀綱人倫牧令之事也而都人士之厚於貲者不  
封其殖用之以資給儒肆其崇善尚義良可風也  
爰籍其姓名與其入鍾之數泐諸石亦以示激勸  
云爾

移建 文廟碑記

李 惺

化民成俗必由於學三代之學廢於秦而復於漢  
漢學之盛則自蜀學倡之文翁爲蜀守蜀士比於



齊魯武帝乃詔天下皆立學其時司馬相如以文章顯至王褒嚴遵揚雄之徒出復以文章冠天下而褒則資中人也謂非興學之效乎哉古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師漢有先聖先師之祀然文翁石室有周公禮殿未嘗祀

孔子至明帝詔郡縣祀孔子於學亦未嘗別有孔子廟郡縣之有孔子廟蓋始於唐貞觀間自是以後俎豆莘莘遍巖疆矣今之資州卽漢資中縣地歷代學宮廢置自明以前舉無可考其建於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三 四六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復建於雍正五年者在州城東門內州人以其湫隘且甚囂欲更之而難其地城北有書巖者趙莊叔之所居遊也其山旁魄而秀出其麓平行而深藏又去城市較遠旣得吉卜因銳意遷之經始於道光九年至道光十五年而竣計大成殿五楹東西廡五間由大成殿左轉身爲崇聖祠祠別爲一區戟門五間與大成殿稱此外爲泮池爲靈星門爲宮墻罔不如法而形勢之尊重規模之宏厥丹雘之輝煌視舊廟則倍焉



資中爲蜀南一大州自王子淵後人文鼎盛卽以  
趙苻叔論由廷對第一人六年而當外制載在宋  
史爲南渡名臣本朝百九十年矣而資人無進士  
己丑歲始有是役至癸巳會試登進士者文武各  
一人或曰神之妥侑也其默相之也或曰地之靈  
也是大不然且夫天下事存其名卽不得沒其實  
學校爲作育人才之地其必釋奠於先師者示此  
事有所自來其必尊孔子者以其與天地參爲  
萬世法其必立廟者使人入廟生敬皆得以有所  
觀感而啟其則效之心唐以後甚重堪輿家言徑  
以相冢之術施之於宮室壇廟而文廟亦有得地  
不得地之說夫以爲得其地則食其報聖人之道  
豈如浮屠氏以禍福愚人者且人亦學爲聖賢耳  
區區科名何關得失而謂聖人以科名報人視聖  
人又何其淺資人之有是役以爲湫隘而遷之可  
也以爲遷則爲福不可也資人未必有是意而人  
見其事之不期然而然遂不能無是說余懼資人  
之惑乎其說因以忘乎其實而並以失其觀感之



心而怠於自修也則安得不別而白之以祛其惑  
而定其趨也乎且天下有氣機焉氣機之兆無形  
卽於人心形之以積久之所欲成而不能成者竟  
於一瞬成之人心之專一可知也資人樂其事之  
告成卽以動其觀感之心將文學如王子淵名臣  
如趙莊叔者安知不再見於今日卽或伏處草茅  
能以忠孝節義之行交相策厲皆聖賢之徒也區  
區科名誠無關得失耳資人勉乎哉是役也倡於  
州牧張君海濶張貴州石阡人丁丑進士董其成

資州直隸州志

卷三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五 五

者四人庚申科舉人原任江油縣教諭張盛泰丁  
卯科舉人邛州訓導余心敏辛巳科舉人張鼎廩  
貢生署酉陽州訓導劉建勳勸其勞者增生邱懷  
碧廩生賴炳南甲午科舉人王宗泗同榜舉人王  
棫森府知事張運奎監生劉廷煥至財物之出納  
則委於武生蔣福元州判陳一通監生張世達府  
知事吳仕徽計費錢三十萬有贏皆州人所樂輸  
者並書之以俾後之覽者有所考焉

捐設鄉試申文公項碑記



鄉試功令直省錄遺士子廩增附生由各學備文  
申送貢監則有司官申送第奉行既从吏攢筆札  
之費勢所必增寒士往往有志觀光而無由勸駕  
道光十二年文生周武俊與其姪恭先捐貲陸百  
緡請於前任張刺史承司馬立定章程捐項交當  
生息每科以息支用意誠美矣法誠善矣嗣因

恩科疊舉生息不敷遂於存項浮用二百緡有奇道光  
二十四年周生恐其漸就頽廢命其子用正用藩  
與其孫道各添捐二百二十緡又有儒童羅楚新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六十五

羅經亦各捐二百二十緡共成一千一百緡置田  
於朱家場之楊家洞除安有穩租外歲獲租錢肆  
拾餘緡其原捐六百緡除浮用尙存三百四十餘  
緡統計前後租息較前頗足敷用舊定章程可以  
永垂勿替斯舉也下爲庠序勵人才上爲

國家培士氣後之登虎榜躍龍門者莫不感諸君創  
始之功爲之歌頌弗衰矣允宜勒碑用彰乃績

捐設鄉試卷貲碑記

州牧牛樹梅

從來學校以作育人才科名者作育之成效也單



寒之士志切觀光而囊底無資致令科名不遂者  
往往而有資中自州牧舒公設立賓興歷有年矣  
鄉會兩試寒畯之沾漑正自不少然旅邸雖免空  
拳臨場猶多掣肘計鄉試錄遺投文納卷每年約  
費千錢有奇本署州籌款捐貲與急公所局士書  
院齋長商酌置業一區合三載租息之入備一科  
試卷之用令公正者董其事應試生免費支持庶  
士氣奮興而科名亦因之日盛矣州人士勉之古  
來賢達強半出於寒士砥行立名非異人任賓興  
始焉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七

卷貲特如前望蓬瀛借一葦以達於彼岸耳至於  
經理租息恪守章程尤在諸賢士維持而慎終如  
始焉

移建奎閣碑記

河工附

州牧

何咸宜

天下府廳州縣學宮皆於巽方建閣以祀奎星或  
稱魁星第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至四爲魁  
不專指一星也魁何以名哉顧史記奎魯之分野  
日知錄謂魁當奎字之訛奎爲文章之府文士宜  
祀奎之祀舊矣古來運會文明唐虞成周而後盛



莫如宋乾德二年二月壬辰星聚奎識者謂爲文明之象旣而濂洛關閩聖賢相繼而生名儒碩彥迄宋世不可勝數是奎爲文星亦猶歲爲善星火爲罰星理固然也又有謂奎宿卽宋蘇軾軾蜀人也果爾則奎祀於蜀也尤宜資當蜀東南衝奎閣舊在城東道光辛卯州牧石阡張君移建學宮北關外並議遷奎閣不果旣舒賓梧先生刺是州九士民請已卜地重龍山麓又以堪輿言殊復中輟甲辰余捧憲檄來攝州事士民復請徧相形勢仍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八五三

舒君所擇重龍山麓以次年乙巳四月吉日伐石築基士民踴躍未棟樞楠楹礎之類集丹雘髹漆粉堊之物備締構堅貞規模宏峻不數月藏事閣屋五重始一層貯祭器二層祀文昌帝君三層祀先賢蒼頡四層祀朱衣神最上層祀奎星諸紳衿請志年月適余卸州事不暇爲及署崇慶州政繁又不暇爲抵越雋之明年政事少閒州人復遙申前請乃郵書以告之曰蜀自文翁開教文風日上第學者徒事詞章失其本矣且建閣祀奎固欲文



運昌明也亦知文明之義乎今夫文以載道非麗辭也明謂明道明倫常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蓋士先品行而後文藝有韓柳歐蘇之文而倫常抱歉則大本已昧遑明於庶物出處之際國家亦何賴乎况神所憑依在德罰星不禍有德歲星不福無道奎爲文星獨能眷此無行之士耶今士民登是閣也層累而上則思日就月將學緝熙于光明拾綴以升則思龍蟠鳳逸當騰驤乎雲路觀閣之高峻焉直方焉立品資州直隸州志

卷三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九十五

則宜高勿卑宜峻勿狹處世則甯直勿曲寓方勿圓勿枉尺而直尋勿捷徑而苟得果能經明行修戒慎恐懼之功深子臣弟友之道盡自能順理成章取青紫如拾芥文爲不朽之文人爲不朽之人經綸事業炳天壤而光史冊其斯之謂文人其斯之謂文明雖不琳宮峻閣而星象有不炳耀者歟且不獨一已然也復以是父勉其子師勉其弟由州縣而郡省而天下明德感召將見五星復聚於奎媿美唐虞成周而有宋文明之象又何難再見



於今日哉士民勉乎哉余治雖不敢比文翁而昔  
攝守是州於士民不無厚望焉是役也其改河工  
同時經始緣資水直下無廻繞勢州人樂輸重貲  
請改河道余命諸紳衿設河閘工局兼綜其事築  
堤數處疏通濬鑿順流利導淺使深通直使濬洞  
工費繁浩閘成後數月工始竣共用錢一二萬餘記  
專奎閣而河工附見者先神居次河工禮也諸紳  
士或總理經營或獨任錢穀或分司監督例得附  
書與樂輸者并列諸石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續增記

一

捐修資州考棚碑記

鄭廷楷

枝池勝蹟磐石遺封水流珠水之芬江中吐月山  
拱銀山之秀臺上歌詩樓號聚書請益者嘗推名  
士橋稱洗墨開先者獨擢魏科景芳躅之猶存溯  
懿行而如接洪維

聖天子德隆棧樸化洽菁莪教本師儒衡文要歸於雅  
正試分科歲校士尤重平關防歌芹藻以流徽鎖  
院固登雲之路貯參苓而待用琴堂亦選秀之階  
唯我資中華一州之風雅髦士邀水鑑於當途兼



四邑之磊落名流駟霜蹄於茲土羣英濟濟揮翰生雲

大典煌煌掄才無地

州牧宋

名惠綬字約情蘇人

情殷樂

育嘗請建試院而未行

郡守劉

名炯字樸齋大興縣人

志

切陶甄緣入覲

京華而弗遂由是官衙為考校之地因之士子極顛  
頽之形臨場則机桮隨身况擁擠如蜂屯蟻聚遇  
雨而泥沙撲面詎逃竄似豕突蛇奔德行雍容轉  
若扶犁之輩衣冠齊楚翻同荷笠之夫縱教破浪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續增記

十一

心雄已消磨於困憊即使凌雲筆健亦挫縮於疲  
勞此諸父諸兄軫念於官閣重門之外而若子若  
弟告勩於風簷寸晷之中者也今逢 郡伯靳老

公祖來資

公名章紳字笠山安徽人嘉慶十五年攝資篆道光二年三月復代符茲上

黃霸重臨增靈河九里之潤寇恂再借廣東陽百  
舍之春展青眼以求才惟期華國勵丹忱而造士  
務戒虛車於是閤州紳耆等請於行臺隙地修建  
考棚即以公所餘緡資庀材用蒙批允在案且四  
邑明府本舟楫之殊猷播絃歌之雅化葭籠徧賈



肯遺蘭蕙於江干鐵網無疎不漏珊瑚於海底因  
而輸金輦幣集腋成裘諏吉於八月下浣矧工屆  
期於十月上旬竣事因便就便地無煩考卜之謀  
以公辦公人共憤經營之力工分左右丁丁者推  
匠石三年場列東西炯炯乎射文光兩道當年之  
心勞力瘁踳跼未展奇才此日之氣靜神恬從容  
自抒利技列三千之鳳侶共羅武庫甲兵呼十二  
之龍賓齊赴文壇旗鼓事不煩而人不擾隨時皆  
得意之書居之安則資之深觸處盡逢源之象况

屋覆昆吾之瓦豈洩半點化工且壁立烏曹之磚  
不通一毫官節編號則魚鱗一一排行而馬齒雙  
雙洵哉發軔之初程允矣梯雲之要路建興文教  
再溯武功以文場餘地登百尺以懸熊原在觀德  
變三驅而請鹿亦或尚功第比禮比樂之才豈盡  
觀於矍圃而序賓序賢之典均宜校於文場緩帶  
足風流共展鵝毛強心之技敵弓開月滿齊看馬  
鞭鈴翼之奇命中而發必應弦無爭而升能破的  
蓋惟文武共駕是以兵禮同科然而公府之挪移



無幾匠門之需用甚多虧一篑以爲山九仞何益  
廢半途於遵道禹里奚從有桑維翰鑄硯之懷磨  
還期乎鐵鎔無葛仙人呼井之術入不見乎錢飛  
乃郡伯本德運才以仁倡義士爭踴躍民樂捐  
輸官省攤派之煩人無怨讟之語締造未經兩月  
謳歌已遍五城功在士而弗居其功似倚將軍之  
樹德及人而難忘其德如思召伯之棠士論推崇  
輿情悅懌唐武德之設衛搜索曾何足云宋祥符  
之覆考編掛無能過此紳等隸屬仁宇叨與鴻功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續增記

三

承鉅手之推援敢云領袖念菲躬之負荷惟矢永  
淵今者因葺事而琢貞珉勝舉雖成於義士溯程  
功以銘彝鼎嘉會實肇乎仁人他時名列

御屏應入三台之選此日恩流資士畧杼千里之才敬  
勒穹碑載彰偉烈

東巖碑記

林淑瓊

州之東部外數里有崖阿縱橫百餘步空明洞徹  
居然大厦崖上滴泉自夏迄秋潺潺不絕有居民  
數家雞犬牛羊紛然雜處中存一佛像右行數十



步外有大佛高丈許餘悉埋沒不知幾歷年所道光甲辰歲廖曉嵐年伯置業於茲見殘碑始知舊有羅漢五百乃命掘土中得其像殘毀不足者爲之培補修飾卒成五百之數舊無廟宇香火寂然又於前創大殿一重奉祀武聖殿後構妙香閣數楹臺下鑿池以爲四時游人玩賞之地其傍大佛石壁上鐫大唐顏魯公中興頌人爲風霜剝蝕蹟就湮沒觀覽不易因刻置壁間點畫殘缺者概仍其舊至楹聯數幅亦皆集魯公書以成之者因爲數言紀之後之覽者庶得識其梗概云



藝文

光緒元年採

欽加布政銜原任四川按察使前署資州直隸州知州

牛公生祠碑記

計恬

自昔名儒宦業本經術爲吏治往往至則民愛去則民思三代後惟兩漢近古如龔渤海之善化黃穎川之寬和召父杜母之惠愛及民史不絕書至舒人文翁以化蜀著聞學比齊魯得之善教爲多以故俎豆於今弗替於戲何其盛也以予所聞

牛公雪樵先生倘其人歟 公名樹梅字雪樵號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一六十一

省齋甘肅通渭人起家進士以孝友聞初署雅安隆昌特授彰明歷刺資茂權守甯遠所至皆有政聲嗣因奉諱旋籍痛違色養不復作出山計咸豐八年湖督官秀峯相國鄂撫胡文忠公容之以軍興後必需賢員撫有凋殘交章薦公循良第一公以疾辭十一年豫撫嚴渭春中丞稱以先生力紹關學以德化民奏請錄用仍辭不起同治元年駱籲門宮保制蜀再請於朝強起之超擢四川按察使正直仁廉風聲遠播歲餘內召解任以疾辭嗣



秦中亂寓留成都囊無餘貲泊如也所歷之地民  
爲立清官亭德政碑長生祿位牌以表其去後之  
思禁之弗得也及去按察任僉以未盡所施爲惜  
且敬愛先生遠近無異辭殆如洛人之於司馬相  
公也是皆公之德政所孚有不足爲公異者恬居  
界彰明深悉在川善政近交資州諸君子暢談往  
事稱公勤求民隱培植士風非他吏治可比近已  
繪公像建公生祠矣恬竊疑公蒞資僅及期年資  
人崇德報功偏勝他邑去任旣久仍如赤子之戀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記

二 卒

慈母豈牧於資之政教倍神耶抑資之風俗較厚  
耶恬雖髦昧幸嘗從先生講學間以治術質先生  
何令資人之愛戴至此公聞之始而赧然旣而惶  
然曰吾何德哉吾盡吾分內事方欲扶衰而起弊  
也方欲化民而成俗也方欲隆學校而爲

國家育賢才也俱未能如願相償至今猶怛怛然吾  
何德而爲是舉也毋乃滋人惑而重吾咎且蹈逢  
迎之陋習不抑干朝廷之例禁乎吾嘗以書止之  
子旣識資人再以吾言告之鄙人轉以語資人詳



述先生言資人士曰公之自道也宜然昔人有慕往哲而鑄金以祀者况其賢父母乎且公非有赫赫權位可爲逢迎也若謂例禁則更有說焉宋韓忠獻公判大名府後魏人爲立生祠塑公像司馬溫公爲之記曰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也我

朝康熙中湯文正公之撫吳也去位而民立生祠湯公諭令禁止祠者愈盛又平原董公訥總督江南鑄級去位民立生祠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六

藝文志

記

三十一

聖祖南巡民於祠前焚香接

駕求復公官

帝旋京笑謂薰公曰汝作官好江南人爲汝蓋一小廟矣前事具在也可見

聖主之於賢臣未嘗不喜民之愛戴也公實心實政自分內事吾資人所爲亦未始非分內事崇德報功吾資豈有私於公哉後之牧民者庶幾可藉以勸矣且公年近古稀精神矍鑠蜀人咸冀長生倘得東山復起霖雨蒼生則蜀人被澤豈獨吾資已哉



恬聞無以詰資人士囑恬爲記析述識之以應竊謂先生如以治行第一入爲三公若朱邑故事則資中其先生之桐鄉歟至先生始則少鄉捧檄而起繼則梁公望雲之思又吏治儒修之原本仁孝惟恬所深知者也他日必有詳載史冊者茲不贅書

### 童蒙急務序

牛樹梅

培本者必於其本導水者必於其源人才之不古若自蒙養始也朱子憂之輯小學一書所以培本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記

四

導源至切至當而不可意爲增損者也資州張子國恩教鄉學有法昔余攝資篆因諭留之曰前來省特以童蒙急務相質益囑爲序其書本之小學附以家禮而於時塾教讀之法小兒應知之事言之縷縷語重心長思以化子弟者正人心而培風俗意良厚矣爲塾師者果能由是爲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要皆本原之實學較之相迫以呶唔而不知所謂相競以文字而益長浮夸者相去遠甚至於神道設教如感應真經等篇自應別爲一



刻以資勸戒願與知言者確商之

資州採錄孝義序

牛樹梅

忠孝節義天之性也方其一意孤行肫懇篤摯置  
寒冰而不慄冒烈火而不炎蓋有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故愚夫婦獨至之性直與聖人等資中  
孝義事甚多錄其求母者一而守志者三餘俟地  
方君子續而增之彼其不爲命窘不爲境阻譬如  
流水行地懸崖斷壁之間洒然長去而不可留滯  
焉易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論語所謂求仁得仁  
而無怨者也非至性惡能有此哉噫可以風矣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序

五  
李四

資刻清修寶鑑序

牛樹梅

蜀中多好善之士善書亦甚夥而川東爲最顧其  
始也欲借陰隲果報以勸戒人而其弊也遂至附  
會矯誣雜以荒誕不經之說冥紛之漸左道之惑  
恆由是興識者病之乙丑二月資州茂才李生長  
宣攜清修寶鑑一刻來通名展閱皆格言喜遽見  
之問其詳則李宮贊西漚先生輯本而其友胡節  
齋所刊也西漚先生以文學名於世顧人知其學



而不知其有真學知其志尚高潔淡於利名而不知其憂世憂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此書以清修名未免有說世事太冷處然人心之患熱病久矣譬之醫藥以瀉爲補所以拔斯人於火坑而置諸清涼世界者將於是乎在昔亡友楊纘亭太守嘗曰世間事須以熱心腸去做余應之曰亦須冷心腸人方靠得住蓋吾二人之言於先生固各有當也先生著作甚富不肯問世其刻行者惟藥言冰言老學究數種近聞有雪堂開士將搜先生之笥而授梓焉然則人之願爲節齋者應自不少珠光劍氣不可掩抑理固然與李生之來謂是書雖刻而無序特以爲請爲書其所欲言如右

誥封中憲大夫曉嵐廖公奠序 牛樹梅

道光戊申間余攝資州事得識其二三賢人君子誥封中憲大夫廖君明新號曉嵐其一也曉嵐之爲人也豐於財而勇於爲義凡地方有大興作或官其地者有公私難了事恆賴以濟而未嘗輕以其事躡公門亦未嘗有一字干請義利之交嫌疑之際



介如也嘗謂州縣官欲有所施爲不能不借力於紳耆非紳耆內則書役外則鄉保耳然紳耆之自好者或畏名或懼累遙望縣門早已裹足其投綸錯餌而吸之者則陽鱈也如曉嵐之不自疎而亦不可得而密者可不謂賢乎同治九年夏驚聞不諱耗遙寄字額以吊之而其嗣君振培亦適具函以狀來乞爲文以誌不朽時余忝爲錦江書院長例不爲應酬文而亦無昕夕暇許以場後蓋不敢自破其戒而亦不欲等君於眾人也按狀君生而

純敏十二歲卽理家政事兄如父每事必稟命而行弟姪則專供讀書不令以他務紛心其後推財讓產修宗祠置祭田族姻之間焚舊券輒數千金還質田百餘畝親戚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州中質庫例息三分自其太翁名華公欲以二分利貧者恐爲他人所忌而未果君毅然行之以成太翁之志於是近鄰典肆亦皆二分此一事也其惠之所及者廣矣養濟院男女六十名某年銀價太低慮生計不敷每年陰添錢若干以資用度又見男女



雜處不雅於北關外別建女院一所以居之其他刊刻善書造渡船施棺木平道路一切有益於人者率獨力爲之至於地方公舉如修河堤培城垣置義塚以及壇廟祠宇各大役動輒以巨萬或累千百計者無不倡捐多金身董其成州之人亦以爲非君不成也狀之所述大畧如斯君身市廛而忠信不欺猶憶權資之時錢舖卒以空票相輪轉鄉人過客或終日不得一錢有急需則勒短其數故交易者皆以票爲戒獨君家之票則欣然受之

可以達於楚境而無阻惟其信也嗚呼人皆能如是而周禮質劑之官可以不設矣嘗思三代之世所以久安長治者睦婣任卹之教行於比閭族黨之間當其時田里樹畜生計各裕而又相救相調上有安富卹貧之政下有菽粟水火之風此古昔蓋時所由比戶可封雖有好行其德者亦無由以自見也至於舉大役動大眾國有常經鄉遂之官各率其徒役而致焉亦無庸取給於眾資降及後世家私其財人私其力鰥寡瑩獨無以爲養矣興



廢舉墜無以爲資矣向使有財力者各出其所有  
餘以仁恤鄰里之私以義舉州郡之公以忠信通  
交際之脈而卽裕利濟之源就其所及亦可想見  
古時之氣象如廖君者庶其無愧斯語矣上邀  
國恩下篤後福固其所自爲耳余之再來蜀也舊遊  
之地率有人間關數百里相約來視皆非有勢利  
之見存者資則曉嵐與張君運奎賴君炳南馮君  
慎修張君國恩等十數人先後實來忽忽八九年  
間偶相問訊已強半作古人矣今曉嵐又溘然而  
逝臨風逃聽能無驚呼熱中腸哉衰年客路知交  
零落贅筆及之益以誌余感舊之懷云

張氏族規序

牛樹梅

周禮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之於  
族也綱網相屬枝幹相附左氏傳數分封之典曰  
殷民六族曰殷民七族曰懷姓九宗周之季也楚  
司馬致邑立宗以誘戒遺民漢高祖徙齊楚諸大  
姓以實關中凡若此者想見古時氏族居則如竹  
之苞動則如茅之茹其宗法之維繫者然也自封



建廢世祿替而宗法於是乎不行宗法不行則勢  
渙勢渙則情睽往往數傳之後渺若河山懷葛其  
祖而秦越其族或有遷徙越境等事竟莫溯其支  
派之何屬此仁人之所痛心也今南方大姓往往  
有宗祠奉其先世功德最著者爲始祖其支屬或  
萃處或散在各郡邑及他省皆得有稽而系於其  
本統以族長輔以總首房長值年諸職事雖非不  
遷之宗實得變通之道桂林相國所欲因之以善  
厥政教者也維是族大則人眾法久則弊生仁人

孝子善繼善述必有開諭之誠維持之方而爲之  
族眾者亦必一志同心無或自處於不肖則所以  
世濟其美而存古人尊祖收族之意者實於是乎  
在資州張子國恩以其族公擬祠規十八條來請  
爲序以告其族人資予舊治也其人猶有餘情焉  
事爲人心風俗之所係又余之所樂言也爲書其  
册首如右

李氏三代孝子贊

有序

湯成彥

同治柔兆攝提格涂月資州候選參軍李君良鈞



具其先大父灼軒貢生諱業輝尊甫芝喬二尹名  
增元喆兄勉齋上舍名良釗三世孝行事蹟踵廬  
而請曰鈞祖父及兄盡孝事實先後上禮部請  
旌於朝符下有司已表其門如 制令矣今將揚

國家之渥恩建樹坊表以示資中非得鴻文鉅製惶  
引之慮無以宣著來禋成彥受而讀之見夫繩武  
繼聲累葉濟美撫衷增忤景行無斁而乃樂石揚  
善徵及鄙文竊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原始要終  
莫踰孝道感通之至良有可稱是以夏侯之贊閔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序

七十七

子希往聖而蒸蒸北周之旌門閭勵富施而勉勉  
况於覩縷芳徽音塵近接聿載愔史敢謝拙詞敬  
為贊曰

天地成位綱紀攸崇子孝子福家道以隆懿鏗隴  
西世嬗純孝燕翼詒謀是則是倣儀型薛孟方軌  
參騫存亡呼吸竭誠籲天割膚奉親危者安晏鬼  
神質臨真性斯見嗣服繼志殊塗同歸庭闈眷戀  
從令無違昭茲德門湔服彝訓上達儀曹揚詔令

問



重申英命優獎庚庚謂天蓋高自我民聽登賁

裊綸在帝左右清廟鏞鼓以妥以侑景星霽雲萃於一家曜芒三蜀參井增華玉京峴嶽珠江淵湛緜祉穀詒永世作範攄是贊詠物遵其儀紀聞欣勸脉此刻辭

林君樂山壽序

李惺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壽與富皆有命存焉然而致富有道致壽亦有道而其效之至易至捷尤莫妙於因富以致壽蓋富者善之資也命懸於天

資州直隸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志

序

七十一

天固勝人人能以善自力則命不足以限之天且聽命於人矣行道有福方且不蘄壽而自壽故壽者壽也資中樂山林君年七十有一矣耳目聰明精神矍鑠膝下丈夫子三列膠庠而入成均皆恂恂有規檢諸孫輩亦復頭角嶄然互相輝映今年五月懸弧之辰其親串暨友好聚而致祝乞余以文張之因寄示行畧數紙陳說生平甚悉君先世粵之平遠人自其太翁貿遷入蜀始家於資之水南街君年十五遽失怙奉其母太孺人以居零丁



孤苦家無儋石之儲在束髮時卽已受書至是遂  
棄儒而賈辛勤居積久之竟購田千餘畝益於城  
廂置店房二十餘區君樂施與自生事旣裕益好  
行其德凡鄉鄰之貧者於其病也藥之於其死也  
棺之道路之陷於泥淖者墊而平之有不戒於火  
而室廬交燼者躬自卹之更募於眾以助之至貧  
人有所借貸力不能償則歸其原契更不再索人  
以是稱君之惠資故衝衢嚮於城中設差徭局州  
刺史知君賢輒以君董其事不但帳籍分明勾稽

詳密抑且潔清自愛雖纖芥不以自汙人又以是  
稱君之廉廉也惠也人之稱君者不僅乎是也而  
余謂君之所以壽者卽於是乎券焉是何也天之  
生人有厚有薄天不能盡人而厚之於是乎人窮  
而天亦與之俱窮顧天之力窮其心則又未始不  
願人之有力者之有以濟其窮而世之坐擁厚貲  
者自一身一家外舉漠然不以動念姑以借貸一  
事言之求之者恆急應之者恆緩必至萬不得已  
然後一應其或力不能償猶且必欲其償未償而



以原契歸之其不以爲愚者幾何耶州縣之有差  
徭局皆眾姓之脂膏斂而貯之以備供億者也一  
入局中往往假公濟私不無沾濡彼豈寔人子哉  
富益求富苟可取斯取之耳能如君之潔清自好  
者又幾何耶夫財者天下之大命也鍥薄與貪婪  
皆足干造物之忌旣已吝其所出又復妄有所入  
得免於後蓄亦云幸矣而猶欲以之致福何可得  
哉何可得哉今君旣惠且廉惠則不吝其所出廉  
則不妄有所入寬以待人而嚴於持己是不但不

干造物之忌冥冥中方且默慰而陰相之天與人  
相感召目前之康強逢吉固其所自致卽將來之  
福益厚而壽且無量者亦莫非其所自致也行道  
有福此道得焉耳君少病疴羸因是參驗方書遂  
精岐黃之術或謂君以善於調攝故能延年此亦  
理之所有然而末也非本也

大中便塾講序

牛樹梅

大學中庸皆明道之書舊雜戴記中沉晦者千有  
餘年自程朱表而章之後儒繼起代有發明亦旣



罄無餘蘊矣所患者俗學後生專賴高頭講章以爲帖括之用不惟道卒鮮能卽索解人於章句間亦幾不可得可慨也周子芾菴以孝廉任金堂學博沉酣經籍博觀於或問語類大全及近代諸講義而約取之著大中便塾講一編挾其精粵導其脈理大義微言簡切了當且兼以發明二書文法之精妙使學者虛意涵泳不能以一讀了事所謂優柔饜飫以庶幾於深造自得之域者將於是乎在周子所輯又有筴墅滙參摘錄凡數萬言蓋其生平精力寢饋於學庸者爲尤多以是爲學卽以是爲教斯真可以爲人師者矣畧題數語以誌欣

悅

